

拙齋小集



雲龍  
文合  
讀拙  
齋  
勤登  
邦武  
小集  
同家  
軍  
群





丹

尚

心

見

景

今

遺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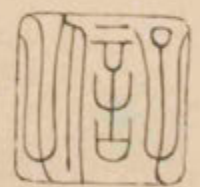
日

編



緣

星



何

什

託

文

龍光生

雲龍先生肖像



青衿曾自在梁園  
眷顧忠承國士恩  
困學當年何所得  
一經祗六遺次孫  
天保己亥之秋六十四翁青雲龍起

拙齋小集目錄

第一卷

賦二首

序十六首

第二卷

記十首

書八首

第三卷

碑誌一首

雜著十七首

第四卷

詩一百八十一首

拙齋小集卷之一

水府 青山延于著

賦

雷獸賦

乙未秋九月城西有獲奇獸者鋸齒鉤爪似狸而小以物投之則攫網決裂而後已蓋雷獸也云夫雷之為物也春而出秋而蟄今者時屬秋蓐收用事萬物盡蟄則是獸之出也可謂失時矣宜其為拘繫而受辱也嗚呼出處亦大矣不獨此也予感而作賦其詞曰

殷雷車之聞、驟列欽與靈、忽礪碑以並驚、鼓土囊之蓬、嗟夫祝融之執柄、懸赫曦而當空、宇宙為炭、群有為銅、望雷霓兮未得、何衆庶之洵、惟爾之不可端倪兮、同阨墊於百蟲、及其決起突怒、羊角高穹、岌崩水涌、雲興雨從、使膏寸之雲、可以被於天下、一盂之水、可以及於天下、而天下之民喜且慶者、是皆爾之功也、悲夫出處之失宜、獨彷徨其何之、局束於圈中、受制於庸兒、夫萬木之黃落、何爪牙之可施、嘻窮泰之殊塗、或奔競以取危、吾隋直之難變、處界汚而守雌、聊因爾以為戒、庶吾道之無違、

卜居賦

乙丑之秋、青山子將卜居、有事於五祀、冀除室內、拂拭几筵、設位堂上、庀豆陳籩、乃執龜與策、再拜稽首而進曰、小子不敏、不能事神、吉日良辰、卜居將遷、孰吉孰凶、孰悔孰吝、敢以所疑、願質之神、夫天之生人、也上揀下宇、以蔽風雨、涼臺燠室、以避寒暑、以庇子孫、以養父母、惟予不材、不克治生、幸受先緒、纔需薄官、業于儒者、于今十年矣、然居無尺土、息無一廛、奔走閭閻、彷徨田疇、動失其宜、時致躓顛、坐未煖而舍翁爭席、突未黔而主人薦食、逃於野則逐於野、居於

鄉則逐於鄉、五歲五遷、終不見成、老穉叫號、妻帑踰  
牆、惟爾有神、知我、我憐、願告其故、以繩其愆、於是鞠  
臆屏息、扶策而眠、夢神告予曰、吾聽汝言、汝言孔悲、  
雖然、吾莫誨汝、但告所知、凡天下之人、有食事者、有  
食功者、夫進不蔽賢、退不負公、舉持官能、黜邪獎忠、  
歸美于君、引過厥躬、惠澤下流、大道以融、此君子之  
食功者也、若夫工不獻苦、賈不飾偽、鞠錄疾力、敦比  
其事、負任儋荷、以充役使、此小人之食事者也、故賈  
者知賈、商者知商、上下相比、大道以行、今汝折朱棄  
耜、舌織筆耕、無事受職、無功食名、以此求福、此畫墁

而求功也、且太羹雖貴、入口則不若菽粟、夜光雖微、  
彈鵲則不若瓦礫、仲尼之道雖尊、施於今則殆同糟  
粕、今汝道古非今、庶幾前哲、刻船守株、鹵莽滅裂、以  
是求達、此章甫而適越也、今夫世之賢者、心如鴻夷、  
口如笙簧、與時沈浮、睭勢陰陽、突梯佞訥、脂韋絮掇、  
狼心蝎尾、孱顏柔腸、投機乘險、善揣炎涼、今汝喜直  
惡佞、毀圜就方、立異好詭、露圭吐芒、悻悻察察、形態  
猖狂、以是求容、此挾策而牧羊也、且夫愚好自用、賤  
好自專、人之大患也、今汝賤不事貴、頑不事賢、恃長  
伐能、以氣陵人、以是處世、焉往而不五遷、嗚呼、山木

自冠文犀自禍今汝自取亦奚問我且彼龜何罪殘  
賊皮膚彼若有靈不訴無辜予於是俛思仰愧忽然而  
覺乃屏龜與筴不敢復卜

# 序

大場君太孺人八十壽序

寬政戊午之春本藩大夫大場君萱堂猪飼氏太孺  
人齡已八袞矣某月某日其誕辰也或造予廬謀所  
以壽之者且言以子之嘗辱大夫君之知得無一言  
耶予則言曰夫尊官豐爵人之所欲也而貴者有之  
富則未也統綺梁肉人之所欲也而富者有之貴則  
未也既富且貴者有之壽則未也兼之三者有之有  
賢子孫則未也故貴而弗富何貴之為富而弗貴何  
富之為富貴而弗壽亦何富貴之為若夫既富貴而

且壽者有之必有賢子孫能恢其家業者然後為美也。今夫若太孺人者可謂兼之矣。夫大夫君自其先世已居顯官食大祿身薄紃紉口厭粱肉則富之與貴太孺人之所固有也。而喻七濟八且有賢如大夫君又賢如大夫君子身君者則壽之與賢子孫亦其所固有也。凡此數者天下之所大欲而得一焉猶可以為福而況兼之者耶。然則所以為之壽者何居。曰大夫君以宿德碩學傳羽林公則公之盛德寬仁亦有所歸來也。若夫異日公嗣位大夫君又從而相之則公之仁政德教被於民者其又何如哉。

然則一國之人有不愛大夫君者乎。愛大夫君則有不愛太孺人者乎。夫然後使一國之人咸祝曰願俾太孺人壽如南山大夫君長有所賴焉。是予之所以為壽也。遂書以授酌者。

維揚集序

古之士仕而弗得其志其道止所伸其材止所試鬱抑而止所訴不得不宣之於言發之於詩而以求知於後世者蓋其憂愁憤悶有弗得已者而為之耳若使其果得伸其志於當世豈復屑乎著諸文辭托諸空言以俟知己於千百世之後哉若維揚先生其有鬱焉者歟先生名遵字義父其父本藩之命卿也先生少以父蔭得官非其好也遂發憤讀書謝絕交游痛自刻苦遂以博學多識充史館之選然為人伉直不脩邊幅以是忤於俗執政知其材而弗果用卒以

齟齬終焉。斯其憤悶不平。安得抑而不漏乎。若使先生果得展其驥足。豈亦賸於斯事。毛錐子也哉。嗚呼。先生死矣。其迹沒而未彰。其集散亂而不屬。余又悲先生之不遇其身。而又不幸於後也。遂取其集於家。次其簡編。收其散佚。謄錄以傳於世。予又聞先生好武技。通鈴韜。慷慨激烈。常負奇氣。斯豈齷齪然就儒生之矩度。而括帖估畢。以竊譽一時者之所能及哉。故其於詩亦往。出於法度之外。要不得繩墨論也。世之君子。以是恕之可也。若其工拙。亦所不論也。

### 送宮子實之任序

文士之不試也久矣。方今之世。學者苟得一縣一邑。而吏之亦得以行其志焉。然窮達有命也。不可得而庶幾矣。若夫錄其所聞。述其所睹。作為一史。以傳後世。亦得以伸其志焉。然學不博洽。才不富贍。亦不可得而庶幾矣。然則之二者。非官達而聲顯。才贍而學富者。亦不可得而庶幾矣。何則。史也者。非夸大侈張之謂也。議論必精。記載必詳。取舍必謹。褒貶黜陟。必得其當。而後天下信之。後世傳之。故非才贍而學富者。則業不成焉。吏也者。非簿書期會之謂也。畦界必

修田野必辟賦役必省鰥寡惻獨必得其養而後君相信之百姓服之故非宦達而聲顯者則功不成焉雖然以吾言之為史也易修史也難蓋嘗試論之今夫簿書之煩獄訟之繁情偽之難察曲直之難辨與夫水旱疾癘之不時可為之理而為之備矣不幸而失宜焉相黜之而已矣不至于流毒而遺禍也惟史則不然將天下是法而後世取信者也一致謬於其間焉則天下後世何所取信也故議論雖精記載雖詳必考諸古質諸聖人而後褒貶黜陟必得其宜矣不幸而失當焉天下議之後世譏之董史之直萬世

不磨陳史之曲至今遺臭其可不畏而慎乎昔者我義公置彰考館以修大日本史召海內文學之士討論之潤色之以成曠世之大典凡攷覈之博記載之詳議論之精而確取舍之謹而嚴與褒貶黜陟之得宜皆近世之所未有也然尚恐有紕繆以惑後世故公薨百年于今未公於世今公崇尚學術思欲續成先志以公諸天下命東里先生總裁之於是小宮山子實藤田子定之徒贊成其事實始得竣功焉蓋修史之難若此子實者博聞強記之士也加有才學敏贍鉅業自任尚且程課諸生日視其業其勤雖宿

儒者成莫以尚焉于也不敏亦砥礪駕鈍以就于役  
實其鞭策之力焉賴蓋此文之告成雖由公之聰  
明與總裁之精敏果斷而子實贊成之力亦居多矣  
子實於是乎蓋得伸其志焉豈非學富才贍而後能  
成其業者也與前年冬擢為郡司秩已厚矣官已達  
矣子實於是乎蓋得行其志焉豈非官達聲顯而後  
能成其功者也與斯可謂遇矣今年秋營廳於楓將  
往而理焉館之諸子咸作歌詩以遺之或祖筵共張  
以壯其行士之仕而至是亦可謂華矣雖然吾又有  
說焉夫史之記載雖極難然稽諸古徵諸典籍而得

其攷據凡才贍而學富者皆能之也至于為民則其  
情偽反覆千狀萬態一拂其意則人言沸騰物議鋒  
起非若史之人與骨皆朽者比也官達而聲顯者是  
或難焉今聞子實之所理也非窮壤僻邑則荒田瘠  
野其為難理也審矣雖然以子實之才仁以撫之誠  
以濟之使窮壤必沃荒野必辟鰥寡惇獨各有所養  
乎其何病難理邪以潮之僻陋韓愈振之潮遂篤於  
文亦何病不成邪且貴于將莫邪者在得盤根錯節  
而斲焉今楓者其盤根錯節歟順其理而剖之其於  
遊刃也恢乎其有餘地焉

二十八社攷序

古者宮社之制有大社焉有小社焉凡春秋禘嘗之所與著於令甲存於祀典蓋其報本追遠神道設教之意可得知已逮王風不競包茅不貢祭祀亡制禘嘗有闕而列聖崇奉之意漸然蕩盡矣然後招梗禴禳為主祠之私有以誣民惑愚唯利之饗宮祠之所以日廢經制之所以日亂職此之由可不悲乎哉吾先君子嘗編修神祇之書即止論祀典所載凡書於史冊見於國志者莫不包括而臚列焉稽疑訂偽毫髮不遺而後歷代之制可得而詳焉雖然彌稱隨

時而變興廢以世而殊居千歲之下而稽千歲之上  
有不可復一一識別者矣吾常之社見于式者僅二  
十又八而真贋相淆興廢相踵其見存者又無幾也  
及先君子編書跋涉闔境搜索殆盡或問諸長老或  
考諸記載其廢者止者并然得復完矣乃書其大  
槩以為別錄僅脫稿而先君子即世越明年祠官富田  
生與其社友謀欲鏤諸梓就予而問焉予曰此先子  
之緒餘耳且論著攷覈已有成籍是何足刻雖然由  
此書而知州社之興廢由州社之興廢而知天下之  
興廢由天下之興廢而知時之理亂則此書何不可

刻且發揮可以備攷社制可以復古則此書何不可  
傳若其辭不雅馴事涉俚語則罪有所歸焉庸何傷  
乎遂叙以弁諸卷首享和壬戌春二月

送滕子定之江戶序

文章之道莫難於史蓋非脩史之難刪述之難也何以言之夫史者天下之史其善惡得失是非曲直將與天下公之理亂善敗於是乎觀之褒貶予奪於是乎攷乎懼之文物典章於是乎徵之禮樂政刑於是乎攷之故曰義例不明不足以爲史也攷覈不精不足以爲史也議論不公不足以爲史也志表不脩不足以爲史也故雖有光明雋偉卓見宏識之人才高一世言成一家必也俟後世之刪述而後始定焉乃止論仲尼刪詩書述魯史即史記之成於子長漢書之成

於孟堅大家皆嚴其先緒以成其功苟不如是則不  
足以成一代之大典垂憲於將來取信於後世也夫  
我先君義公以不世出之資好學聘士廣羅英雋  
以脩國朝之史倣史漢之體而取春秋之旨其善  
惡得失是非予奪足使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懲若夫  
列大友於帝紀置光嚴於閔位防僭亂之源絕覬  
覦之望實公之卓見偉識使人歎服不已可不謂  
之良史哉恨鉛槧未竣義公即世至先君肅公  
然後紀傳竣功而志之與表缺而未備其後歷數  
公而莫能就緒矣今公崇尚文學閱先緒之未就

有志於纂脩日與總裁二三之臣論定史事而諸生  
亦拮据校讐已入申退院窮日者于茲有年矣然  
後刪潤竣功告成大廟夫以義公之卓見偉識繼  
以肅公之紹述猶有所遺俟今公之刪定而後  
克濟其功然至志之與表猶未備也余故曰非脩史  
之難刪述之難也今也雖紀傳卒業刪定畢功然而  
卷帙之多事類之繁淘汰未盡非無牴牾故本未必  
非今本未必是或有剪裁太過而言萎者或有藻飾  
浮實而破碎其體者或有位置失宜昭穆易次者如  
列傳之首義烈而後孝子聖武孝謙紀之例各紀而

書天皇所謂點竄未精者也其他如神武紀之缺  
世次將軍傳之冗瑣無次皆當待今日之再訂然後  
整理焉者也而世之議者或曰史已告成譬如室之  
鎮甕又何加焉夫義例有未明事實有未覈論贊有  
未純志表有未備此皆脩史之急務一切置而不問  
屑乎補苴罅漏規焉點畫是究此古人所謂頭  
白可期汗青無日者也議者又曰志表不必作動引  
三國五代之史以為證據尤非所謂知史者也夫三  
國之鼎立五代之幅裂兵馬縱橫搶攘無紀經制無  
立故陳壽止紀人物而五代史僅有司天職方二攷

耳若國朝則不然自天祖開國百代一姓雖時  
有理亂世有盛衰文獻足徵典籍斯存若乃神祇禮  
儀百官輿服刑法食貨天文律曆兵馬國郡之制班  
班可攷也與夫鼎立瓜分搶攘無紀者固不可同日  
語矣果如斯言則列朝之典章經制泯焉亡傳將  
令天下後世俚乎亡所攷據豈非甚可歎哉余故  
曰志表不備不足以為史也且史不作則已苟作則  
不得無體裁不得無體裁則可破碎其字句糊塗補  
綻以為史哉夫以今公之聰明特達而續述之美  
猶未耀於天下予不能無憾焉今年冬申命渡邊君

提舉國史。亡何又召藤田子定。博洽能文。尤精史學。蓋於史員褒然稱巨擘云。始予在史館。與子定同丹鉛之事。居恒討論及此。未嘗不釋卷而歎也。自後予罷史職。出補行伍。生來舊業。弁髦不啻。然時或往來討論。商榷擊節。以為快。子定論史。極為精確。吾未嘗不服其識之超卓。而歎其議之不行也。今聞是舉。予喜而後可知也。子定將行。求予言。予則言曰。今雖脩文。後功自公之明達而觀之。猶有未滿意者。今召吾子。必將諮焉。行其言。則國朝之典章經制。其果有傳歟。先君之大著作。歷數公而未就者。

其果有成歟。斯豈非一大盛事哉。雖然。吾尚有說焉。夫才高則有立異之病。聞博則有好奇之累。子長尚然。況其他乎。吾欲吾子之就輿論而裁之。擇衆議而從之。夫然後無憾焉。子定勉哉。紬金匱而繹石室。成昭代之大典。以寵錫於天下。宣惟今公續述之美。有耀於振古。其實光昭。先君之大德。其可不勉哉。子定拜稽首。為曰。吾子之言。命之矣。

先嘗贈序或譽其人或贊其美又贊其盛

之言大抵不過以序首贊此序首贊此序首贊

次叙義以序首贊此序首贊此序首贊

文字所見於前而於後及人方是也

坦識

銀海波瀾續集序

四時之美觀莫雪若也而文人韻士之所以挾藻思而騁雄詞者非雪無以發其奇焉雪之著華於頃刻發妍於拈稿非詩亦無以形容其妙焉宜哉文人韻士之吟翫而弗已也癸亥歲予祇役於江戶時拮据編集或侍讀雙枝日不遑給則文墨之事又不暇為也一日當直會大雪盈尺四望皎然時同局諸子命酒賦詩既而各成琳琅圭璧爛然滿目使玉樹照映銀海增輝信諸子之妙於形容也翌日諸子錄其詩獲數十篇名曰銀海波瀾予受而讀之雍容溫雅殆

風雅之遺也。予卒業起言曰：有是我雪之為瑞也，非特資化育膏朽壤而已。殆將為斯文孕瑞毓祥矣，不然何能滌盪垢滓，淖淪荒穢，以發新奇於陳腐之中哉？夫文章之衰於今六十年，雍容者降為鈎棘，溫雅者化為輕薄，天下滔滔，日趨叔季。夫物窮而變，天之道也。明年歲在甲子，是謂革令，凡國家綱紀將張而新之。夫文章之道與時汙隆，抑天將興斯文，其兆之先見者，其在茲雪邪？而吾黨之士實為首倡，豈不尤奇哉？昔我義公好學崇德，開館邸中以羅英傑之士，時則有若朱舜水，其它碩學偉才，觀濶潛鋒之倫。

群然聚於文苑，而唱酬往復，暢於文辭，溢於詞章者，莫非一時之盛，而天下之文蔚然興焉。夫當公之時，承戰國之餘，控弦之俗未盡改，古文之化未盡洽，獨公奮然帥先天下，一呼而海內響應者，其勢然也。公薨百年，文苑纂塞，而天下之文亦從而衰焉。適會今公銳意國史，脩補缺典，收逸足於冀北，起涸鱗於龍門，英髦之士復集於文苑，而游觀燕樂之美，溢於文辭者，至於如此。安知文運之不復興邪？又安知茲雪之非孕瑞毓祥邪？敢為諸子賀。諸子曰：子言是也。子歸示諸同僚，將必有憤發興起者。子以是

卜之是歲予竣事歸水戶明年春又大雪館僚田子  
有賦詩同局之士亦從而和之先是賜宴史館以犒  
史勞前後所賦詩至凡數十篇江館諸子屬而和之  
亦至數十篇可謂盛哉且其辭侈而不浮麗而有則  
或寓規諷或含美刺不徒夸多鬪靡以騁其雄詞而  
已嗚呼詩之為技小矣然興觀群怨於是乎知之善  
惡美刺於是乎察之則其所以闡名教裨風化者亦  
豈淺鮮哉若諸子之詩亦足以傳於天下示於將來  
也余因集而次之獲若干篇錄成一卷以續波瀾云  
而其非咏雪者亦皆併錄俾夫觀者知史館倡酬之

盛自此始也若夫咀春華於藝圃收秋實於詞林使  
斯文施被天下亦在他日予又將執簡而旌焉文化  
紀元春二月

送野敬卿歸烏山序

烏山野敬卿在予舍中者數月將歸廼請曰小子不敏幸獲承教於門下不幸有疾不能卒學今也將歸敢以請教予曰以子之數月在吾舍中也微子之請固將言之予聞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何也聲色之欲有誘於外而祿利之念有動於內苟不帥之以志克之以勇則外物有以奪之矣此學之所以難成而易廢也今子長而學既無良師又無良友紛華靡麗誘之於外而利害得失汨之於內雖臥夜夢力學自帥猶恐為之所蔽而況多病自畫逸游自適其

極至於汙而不返、隨窳而廢業、其何以望學之成  
我且子居吾舍中者幾日、而奔走休沐之假殆半焉  
則勤學之日少而廢學之日多矣、此孟子所謂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者也、其又何以望學之成哉、予聞周  
公量讀書百篇、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夫周孔聖人也  
天下後世莫能及焉、然而周孔未嘗以聖智自居而  
猶且自強若是、而後生末學乃欲以鹵莽苟且得之  
其又何以望學之成哉、而今而後、予將見子之學日  
益退矣、願子歸之日、奮然激勵、期以古人、勿樂佚游  
勿友便佞、勿安坐飽食以度歲月、凡紛華靡麗利害

得失一不足以累其心、則疾疢自去、德業自成矣、夫  
蘇秦者縱橫之士耳、方其學術、引錐刺股、何其苦也  
智永者浮屠也、方其學書、不下樓者十年、何其勞也  
夫小技曲藝、猶苦心勞形、顛精竭慮、然後造其極焉  
況乎聖人之道遠且大者耶、其可不知所務哉、夫學  
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故學焉而後能之、修焉而後得  
之、子思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故君子之於學、貴乎  
自強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自強之謂也、譬之鑿井  
浚之不已、必將及泉、若闕地不及泉、而曰水不在焉、

豈理也哉。學問之道無他，其亦自強焉耳。余既嘉敬卿之有志，而惜其業之不成，故於其歸也，言此以勉之。

### 明徵錄序

自古人君親忠直而遠佞邪，無不興焉；親佞邪而遠忠直，無不亡焉。夫為人君者，曷嘗不好忠直惡佞邪？然用舍失宜，以致危亡，其故何哉？正人昌，言讜論必拂人主之意，佞人阿諛迎合，必中人主之欲，故忠盡者常見擯黜，而巧佞者常見親厚，此其所以致禍亂也。昔唐德宗謂李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勉曰：「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姦邪也。」夫杞姦邪陰賊，天下皆知，而德宗不悟，卒成奔播之亂，姦邪之為患，古今皆然。武田勝頼今川氏真承父祖之

餘烈有數州之彊銳信任讒邪杜絕忠諫國滅身亡  
為世笑僂唯我神祖以聰明英毅之姿好賢下士  
親忠鯁遠儉士從善納諫如轉圓丸其得天下雖曰  
天授亦人謀之協也是非興亡之明驗歟延于嘗讀  
神祖之遺訓而後知神祖德業之美殆與夫漢唐  
創業之主同也思欲論次神祖之謨訓以傳于後  
世然以記載不備無能就緒因旁採野史家乘所載  
輯錄神祖及台猷二公與當時名賢嘉言善行  
可記者釐為十卷名曰明徵錄嗚呼神祖之盛德  
偉烈無愧於漢高唐文而台猷二公繼世守成之

美亦無愧於文景第恨延于文詞拙陋不足掄揚盛  
德之萬一以示於將來雖然後之人君欲丕承先烈  
垂裕後昆則祖宗謨訓明徵具存唯在彊而行之耳

太田簡齋翁七十壽序

文化辛未之冬十月，館僚鈴木俊卿抵余書曰：今茲  
參政太田君尊公齡七十，本月十六日，其覽揆之辰  
也。於是諸世之學士大夫為詩若文以壽之。吾子與  
參政君有舊，寧可無片言隻字，所以為之壽者乎？余  
謂以參政君之賢，微言四方，則世之文人墨士固當  
金玉其辭，丹青其筆，以照耀於尊俎之前。如予一介  
腐儒，雖勉強應命，如拮据寒乞之辭，無中尊公之歡  
何？雖然，予以參政君之舊，與俊卿氏之請，豈得嘿  
而已乎？夫參政君之事尊公，媿色婉容，以侍之滫瀡

甘毳以奉之則尊公之壽且健雖其稟性之厚使然  
蓋參政君之養亦有以致之也然則自是而往踰老  
與耄以登期頤亦可期也是可以為壽乎曰否然則  
所以為之壽者如何而可曰今公以英明之姿銳  
意政事嗣位之初擢參政君於郡吏之中置之於密  
勿之地可謂非常之遇矣公既以非常之遇待君  
則君亦宜以非常之功報公之盛意矣夫國家  
之置參政權重執政內外之事無不參決公與執  
政議事公曰可執政曰可參政曰不可公曰不  
可執政曰不可參政曰可故公與執政皆曰可而

有不可焉公與執政皆曰不可而有可焉則參政  
得執以爭之俾公無失舉朝無裨政者參政之任  
也故事有可爭而參政不爭焉則必至委靡頹蕩弗  
可救也是其任豈不重且大乎故居是官者不以獻  
替匡救為務而以固位持祿為心則其究也必至旅  
進旅退以觀望成敗昔靈懷慎以伴食得譏蘇味道  
以摸稜取嘲蓋為是也方今以參政君之賢遇不世  
出之君當大發其所蘊以利國家豈可與夫世祿大  
臣無毀無譽與時沈浮以求全者同日而論哉與人  
以此望於君亦以此自任則必將奉揚君公之

德意修文教焉施仁政焉飢者得以食寒者得以衣  
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使斯民皞皞然得濟於仁壽  
之域此不翅尊公獨享甘毳一國之人將霑君之賜  
也此豈非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歟夫然  
後君之孝行於一國而尊公之譽亦益彰矣如是則  
北斗之杓不足以酌君之酒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君  
之美故予不以世之所以為壽者為壽以與人之所  
稱願者為祝則吾之望於君豈不亦大乎是為序

尚古閣讌集詩歌序

乙亥春臣延于應召至藩邸侍讀經筵百有餘日恩  
遇優渥假以顏色賜以清閒使臣盡狂瞽之言而後  
已臣延于迂闊腐儒其所持論多遠事情然感上  
公殊遇披瀝肝膽不遺餘力而上公江海之量容  
納狂言未嘗以越俎加罪竊惟上公聰明英毅好  
賢禮士有擁彗仄席之風從諫弗拂有捨己從人之  
美其德量雅度寔西山先公以來未聞有如我  
公者也臣延于每雙日入侍左右講臣所嘗著明徵  
錄上公討論反覆娓娓弗置是歲孟秋侍講將畢

告歸在近越六日己卯上公開宴於尚古閣召侍

臣十有餘人令賦詩及和歌分題探韻各賦數首

上公亦題和歌臣長孺延子應召得陪下風于時

夷則司律大火西流殘暑初退清風徐來憑欄則新

月揚光綠池涵影暮煙橫樹寒蟬吟林上公欣然

驩甚顧謂臣曰今日之遊甚樂矣延子避席而對曰

上下歡樂貴賤相忘君臣燕樂之美雖鹿鳴之盛無

以過之也上公命臣等令賦即事一篇詩歌咸成

命延子讀世子及諸臣詩既而上公親起賜酒

臣長孺暨臣延子又取穀核賜延子曰汝千里赴召

拮据之勞為如何宜醕一杯世子暨景山公子

亦更起行酒顏然大醉臣等不佞謬辱眷遇慚惶良

深嗚呼上公以宗室之賢侯伯之貴優待儒臣至

于如此寔西山先公以後所未聞也蓋上公崇

尚文學儀刑先公欲救斯文之衰弊而回底柱之

狂瀾此臣等之所以辱今日之特恩而不敢辭也時

景山公子得祝字賜延子曰卿宜代我賦焉乃賦古

風一篇以獻臣竊謂公子以此字賜延子必有深

意乃奉觴而起祝曰願俾我公壽而康矣願俾我

公總攬權綱萬目悉張矣願俾我公養老恤孤德

被蒼生矣。又奉觴而起祝曰：願俾世子無疾病，定省無闕矣。願俾世子尊賢愛士而無貴異物矣。願俾世子遵奉慈訓而德業日新矣。又奉觴而起祝曰：願俾公子無恃寵無耦嫡矣。願俾公子無廢學，日進月益以濟高明之域矣。願俾公子賢如季札，動循礼法，孝友恭謙，令聞隆洽矣。言訖趨出。上公命臣為之序，遂記前言以弁卷首，庶使後人知君臣讌樂之美焉。

尉繚子國字解序

兵有定法而無定形，故善用兵者出奇於法制之中，而制勝於無形。夫隊伍整肅，紀律謹嚴，古人譬之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此兵之所以貴有法也。若夫起伏無常，開闔無時，或分或合，或前或却，或疎或密，風雲不足以喻其變，雷霆不足以喻其疾。此兵之所以貴無形也。雖然，奇正之用，循環無端。夫正者有法，奇者無形，故善用兵者必寓之於法制之中，而後可以制制勝。未有兵無法制而能制勝者。此兵之所以貴練熟也。古今言兵者數十家，孫吳為尤善，而尉繚子次

之然註家互有得失讀者不能無多岐之惑自物徂  
徠作孫吳國字解二書盛行於世至尉繚子未有解  
之者讀者憾焉吾友谷忠明自其先人維揚先生通  
兵家之言至君益脩其先業究其蘊奧近者著尉繚  
子國字解以授初學屬予作序予因閱其書取捨註  
家得失商榷古今之事使讀者瞭然實初學之階梯  
也學者由是能明軍伍之經制曉兵法之深意諳練  
習熟運用之妙必將有制勝於無形者矣遂書以弁  
卷首云文政己卯人日

### 詞林摘英序

余嘗商榷本藩之文學莫盛於義公之時蓋寬文  
己前國家文運未闡義公以命世之英宗室之  
尊網羅才俊為斯文之首唱於是乎天下文運詡聞  
延喜以後文治之盛未有如今世者也當公之時  
始也野臺遠達以碩儒夙學木鐸一國中如涇水先  
生以明室遺老寔為宗師終也有澹泊潛鋒之徒以  
後進英髦鼓吹盛明煦濡陶鑄人材輩出一時文學  
之盛亦未有如本藩者也義公藉諸儒之力剏脩  
國史以成不朽之大典自時厥後累世紹續雖時

有隆替、學有興廢、儒林之盛、人才之富、亦未有如本  
藩者也。雖然、本館學者從事鉛槧、攷究是務、檢討是  
力、故至其詩文、緒餘所及、工焉者厘、乎無幾矣。何  
也、諸生所尚、在彼而不在此也。余嘗欲輯錄先輩詩  
文、以傳後世、以拮据編脩、莫能就緒。今茲仲夏、以館  
閣曝書、得暇數旬、廼搜諸賢之遺稿、得詩文若干篇、  
勒成六卷、名曰詞林摘英。嗚呼、貞元之盛、不可得而  
見矣。誦其詩、讀其文、殆若周旋進退於其間、而親聆  
其餘論也。庶可以慰予懷已。若其調有高卑、詞有工  
拙、固在觀者耳。烏茲、余評論哉。

送吉田子有之江戶序

文政辛巳之秋、本館夙儒先生吉田子有、以長彫琢  
之技見擢、而列近臣之班、以供左右考工之職焉。子  
有素有巧思、凡百製作、精緻可觀。然以業儒學、沈滯  
冗職二十年、暴被拔擢、揚自得、將挈家累而發、予  
與子有交有年、予茲加以同僚之誼、寧可不賸其行。  
哉。吾聞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非仁者、  
請送子以言乎。蓋自今公嗣位、崇尚雅樂、其意在  
於興教化、厚風俗、而文學之臣、未有一人蒙拔擢而  
近侍藩邸者。今子有齒垂耳順、遭逢盛際、擢自冗職、

入侍左右、抑亦榮矣。雖然、子有之所為榮、吾所為辱、其所揚、自得則吾所頻顛慨嘆也。子有亦知其意乎？夫子有儒者也、即以其道顯、可謂榮矣。今則不然、破儒冠、裂儒服、捨經世有用之學、而就玩好無用之職、與夫百工衆技之流同伍、可謂下高木而入於幽谷者矣。且夫館中之士、自西山先公時至近世、以文學見擢者何限、即毋論野傳之遷祠曹、吉元常之補保傅、其他田廬搗臼業之徒、並為替御、皆以文學之選、居啓沃之任、未嘗有以末藝小技見擢者。以末藝小技見擢、自子有始也。世人將曰：公不尚德而

尚玩好、不尚文學而尚曲藝、此吾之所頻顛慨嘆、不以為榮而以為辱者也。雖然、審而思之、公豈尚玩好曲藝而賤道德文學哉？子有亦豈造奇技淫巧以要寵遇者哉？故吾始也頻顛慨嘆、終也欣、以喜何也？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若輪扁之諷桓公、杜蘆之諫平公是也。況子有學斯道者乎？異日公使子有製樂器、子有將必曰：古之所謂樂也者、脩之於身而播之於聲歌者也。故聽其音而知其政、以此思樂則樂可知也。使公內脩其身而化被闔境者、子有也。異日公又使子有造文房之具、子有將必曰：文云文

云筆研云乎哉苟求觀美則厥用廢矣以此思文則  
文可知也使公尚實用而黜虛飾貴君子而賤小  
人者子有也然則吾曹居常累千百言疏而不得行  
者將賴子有一言而行焉諷諫之益其不亦大乎此  
吾之所欣以喜者也不然公之優待儒生其豈  
乏一工匠而令子有供其役哉必不然矣子有勉哉  
善體公意以執直道慎勿忘公之所以待子者

壽蘆澤翁六十詩序

文政癸未之春讚岐軍師成齋蘆澤翁年六十某月  
某日寔其覽揆之辰也於是其門人義故徵詩若文  
於四方以壽之木藩致仕大夫玄賞齋大場君素與  
翁善徵館中諸子詩波及延予余雖以箕裘從事掾  
觚乎才學謏陋加以迂僻忤世盤俗烏足以為翁之  
壽哉且讚之與常相距數千里風馬牛不相及則余  
之於翁不啻無半面之識一日之素又未知其風采  
如何其好尚如何亦烏足以為之壽哉雖然大夫君  
以其齒之德之尊徵予詩疊弗置寧可以孤陋辭

之哉。且讚者我之支封而魯衛之親不啻則余之於  
翁雖不識其人。詎同僚友可不一言以為之壽哉。余  
聞之大夫君之言。翁善韜鈴儼然為國之爪牙。又嗜  
和歌。吟咏自娛。則於翁之為人。粗得其大略。請言其  
所好。庶足以為壽與。古人有言。兵以正合。以奇勝者  
也。夫所謂正者。整陳列。練卒伍。可學而能之也。至夫  
所謂奇者。縱橫開闔。變化無窮。運籌於帷幄而決勝  
於千里。不可學而能之也。今夫世之兵家者。流大率  
畫紙為城。聚沙為壘。肩一乎唯版築是習。規一然唯  
繩墨是守。至夫縱橫開闔。變化無窮者。置而不問。一

且舉而處之於陳伍之間。決勝敗於呼吸之際。其不  
錯愕失措者幾希。故夫所謂奇者。非委瑣齷齪尋常  
拘牽者之所能辦也。苟非講之有素。諳練精熟。胸中  
有成算。而臨陣整暇者。安能出奇無窮哉。孔子曰。智  
者樂水。胡為樂之。夫水之為物也。潰淪膠澇。浩汗無  
窮。方其風水相激也。旬旬澎湃。大之為波濤。小之為  
漣漪。令而為雷。散而為霧。為羅。為穀。為珠。為璣。變幻  
百出。所謂天下之至奇。至變者。唯水為爾。是智者所  
以樂也。夫兵者。資於智者也。與時變化。與道委蛇。如  
水之宛轉。詰曲。綽約。微達。苟能是道。則可能全其大

年而享其壽矣。昔呂望八十為王者師，蓋以是道也。夫和歌者，吟詠性情，以宣壹鬱，其旨貴溫柔敦厚，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無咎，及其專精也，動天地，感鬼神，所謂天下之至奇至妙者，唯和歌為爾。其為道也優游不迫，與物無逆，苟能是道，則亦可以全其天年而享其壽矣。昔藤原俊成九十，精爽不衰，入侍天子，以是道也。余於此二者，得養性之術焉。宜乎翁之行年六十而四體彊健，聰明不衰也。然則由老而老，以至期頤，亦可庶幾矣。若異日北窗獨坐，邊境有警，翁能跨馬被甲，人必稱之曰：矍鑠哉！此翁大然後可以

展其所蘊，而建鷹揚之功矣。此余之所以為壽也。乃叙以贈之云。

白戰倡和序

享和癸亥歲余應召至江郎一日大雪與館僚高攜  
子大藤田子定川口嬰卿之徒分韻賦詩翌日賞雪  
東郊其夜又集子大家用蘇東坡雪詩韻賦詩集為  
一卷名曰銀海波瀾是夕余竣役歸水府明年春又  
大雪館僚吉田尚典賦詩余因和之既而江館之士  
亦皆和之倡和往復至數十篇余序以繼波瀾亦館  
中之盛事也當是時余年未三十志壯氣豪子定之  
徒亦皆齒甫三十而菊池子行年僅十有八最為年  
少方賞雪東郊子定獨怯寒不出余賦詩嘲以衰老

其意氣之盛亦可想見也。癸未歲余承乏總裁國史，來居江邸。時局務鞅掌，不遑倡和風雅。幾乎掃地矣。今茲乙酉春正月癸卯大雪，壬子又雪。余因袖銀海波瀾示館僚諸子，蓋自享和癸亥迄今二十有三年。子大易簣子定歸鄉，其他諸子或去或亡，其見存者唯子行與林子敬而已。於是子行又次東坡韻賦數首，余亦次其韻。會子定賦詩寄予，子定亦想曩日之事，頗有感慨云。於是江館之士亦皆躍然興起，各有所賦，欲以繼波瀾之餘韻。亦近來之盛事也。余因憶往日事，髣髴乎如夢中，而少壯英銳之氣，摧為死灰。

鬚髮鬢然，變為班白。一時同遊之士，零落殆盡。而一二舊友，嬰卿子定之徒，雖僅存乎山河阻隔，如參與商，則不得握手談論如曩日也。俛仰之間，人事變遷如此，豈得不感慨乎？當其夙昔會飲，促膝極歡之時，安知聚散無常？青年易失，龍鍾蹉跎，感極而悲。有如今日者，然則今而後數十年，其存亡不可得知。又安得不撫卷長歎哉？故予道舊時歡樂事，以弁卷首，使後之覽者有感於斯篇云。

借樂園脩禊詩卷後序

天保庚子春二月我上公就國越三月上己上  
公率文武諸臣脩禊事於箕水蓋鰲蘭亭故事也此  
地東控僊湖西接綠岡箕水流于其間屈曲而南流  
僊湖真城西之勝境也是日天晴氣融和風扇物揚  
柳挂線桃花發彩而茂林脩竹殆奪山陰之景物  
公廼命侍臣取觴數十浮之上流群臣夾岸而列坐  
沿流承觴隨取隨飲於是上公歡甚賦詩及和歌  
使群臣和之屬和者數十人詩成咸奏之命臣會澤  
安臣青山延光為序以為卷軸又命臣延子為後序

伏念延于身事四世齒逾六袞得與茲盛宴何其幸也况公將以本月癸卯行治兵之禮闔國之士夙夜勉勵教其甲冑脩其戈矛引領族期者蓋以千百數公以豪邁英武之資鼓舞其勇氣以養其精銳以備海防異日之用萬一邊境有警以此臨陣何甯不破以此決戰何賊不摧當海內昇平士氣萎蒲之秋舉曠代之廢典振衰世之頽綱實千歲之罕遇也臣以衰朽垂死之齡辱統一隊之兵又何其幸也厯觀自古名將英辟講文事者必乏於武備講武事者必乏於文備若我公者不啻脩武備又能脩文事

以經綸國家覽聽之餘間廼為風流韻事者如是此豈古人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者耶於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今日之遊安知不愈於蘭亭哉

男

延光  
延之

延昌校  
延壽  
延昌并書



110X  
347  
4